

全新视角打开中医药文化的璀璨宝库

——评大型文化节目《中国中医药大会》

胡智锋

“宝葫芦”，既是中医悬壶济世的文化符号提炼，也代表着“中医正青春”的当下价值。跟随“宝葫芦”走入《中国中医药大会》的缤纷舞台，一起见识“杏林高手”们的绝技，畅游中医药文化的璀璨宝库，更读懂其在当下的重要价值……

近期，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联合摄制的《中国中医药大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中文国际频道播出，央视视频App、央视网同步上线。节目探寻数千年的华夏医脉，全新视角展现中医传世技法、创新成果、医理智慧，将中国中医药的内涵进行科技化、时尚化、生活化表达，全景式呈现中医药蕴藏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智慧结晶和精华。

多角度呈现中医药文化的博大精深

“望闻问切四字，诚为医之纲领。”“四诊合参”，是中医诊断学的基本观点之一。中华传统中医药文化博大精深，既有治病救人的大医大德，也有遵守自然、养生之道的哲学巧思，并与现代科学不断交融碰撞，汇聚成为灿烂的文化长河，滋养着无数人的身心健康。

作为首档向全世界传播中医药文化的大型文化节目，《中国中医药大会》里

的多个“首”字，正是对节目守正创新的生动注脚。

首次以乐为药打造创意潮流中医药主题创演大秀。节目以秀演开篇，以医为韵、紧扣“新”字，融合技术与艺术，多维度挖掘中医药文化，立体讲述中医药故事。

首期节目以一段妙趣横生的秀演拉开帷幕。知名舞蹈演员张傲月化身为一位中医馆管理员，意外激活了展馆中“望闻问切”的雕塑展品，在与之共舞中，融入中医四诊知识、“八段锦”经典动作等，结合颇有中医韵味的舞美设计，带领观众沉浸式遨游于中医药文化的万千世界。这场秀演既有国风韵味，又有创新科技，带来了颇为震撼的视听效果。

大会之大，在于广博，既有内容，也有视野。面对这座独具中国特色的文化富矿，节目通过生动展示灿若星河的名医大家、传承智慧的经典医籍、叹为观止的非遗传艺、融合发展的前沿科技，深度解码中华文明，对外讲述中医药故事，为全世界认识中华文明的悠久历史、感知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打开一扇窗口。

首次以“宝葫芦”为模式眼开启中医药宝藏世界，创新运用技术与创意舞台，绘制虚实交融中医药精妙画卷。在中医药知识、技法展现方面，节目的这份“新”



《中国中医药大会》剧照

与“广”尤为亮眼。融合AR等高科技，汉代医学经典《天回医简》跃然荧屏，灵动的“宝葫芦”视觉符号亮眼，让观众直观感受到中医典籍、文物背后的悠久历史。在“四诊合参”环节，三位技法展示人员在120秒内通过“四诊合参”的方式，应邀对“盲盒”里的30岁左右男性工作

人员进行中医证候的推测，从体形、饮食、睡眠等多维度对观众进行了高正确率的中式扫描，让人惊呼中医的精准与奇妙。另一方面，节目也通过中医四诊仪等新仪器，展现了“医创无限”的新与中医药科技力量的崛起……

这些融合创新、生动形象的呈现方

式，多维度、多视角、全景展示中医药文化的独特魅力，也为观众感知中医药文化提供了全新的视角与思路，品读中医药文化之美。

挖掘中医发展脉络与重要时代价值

中国中医药文化承载着千年智慧，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可替代的重要组成部分。

回到荧屏上，如何生动讲好中医药故事，讲好中国故事尤为关键。为此，节目将传统与当下相结合，充分挖掘中医发展脉络与重要时代价值，展现在传承中不断创新的当代中医药文化与“中医正青春”的发展理念。

首次集结近百位权威国医大师、中医药专家和文化学者，跨界解读中国传统文化，以传世巧技与精湛医术，展现生生不息的技法传承与世代相传的中医医德观。

首期节目邀请了岐黄学者、首都名医、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教授史大卓、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主任医师、山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扁鹊脉学诊法”传承人齐向华等中医专家，讲述源远流长的中医药文化，梳理现代中医药发展脉络；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主治医

师刘蜜等中医专家，展现青年医生的技法传承与创新思路；国医大师李佃贵与文化学者郦波、北京天文馆副馆长齐锐等嘉宾的跨界对话，讲述望闻问切、四诊合参的诊断智慧和背后的故事。

首次一人分饰两角剧式演绎，故事化呈现古今大医共话医德隔空致敬的感人场景。在首期节目最后，古代大医扁鹊与现代医生陈怀炯一段穿越时空的对话，是“医者仁心”四个字的最好注脚，正是这样的精神共鸣和传承精神，延续着中医药学的根脉，提升了整档节目的情感温度、价值高度、思想维度。

“中医学是中华文明的瑰宝。要深入发掘中医药宝库中的精华，推进产学研一体化，推进中医药产业化、现代化，让中医药走向世界。”以生动的节目形式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增强中医药文化影响力，让中医药得到更广泛的传播，正是《中国中医药大会》的使命与担当。立足当下、守正创新，节目多角度挖掘中医药精华精髓，创新方式演绎中医药文化，从源头活水讲好新时代中医药故事，让中医药文化走入千家万户、出海更“破圈”。

（作者为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副主席、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教授）

文学新观察

故事之外：东北叙事的特异性及其转型

——以双雪涛的小说为例

项静

双雪涛作为“东北文艺复兴”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家之一，东北故事塑造了其最初的辨识度，大众视野中的小说家形象基本上是由《平原上的摩西》《飞行家》《跷跷板》等作品建立起来的。在新世纪以后的时空中重新讲述东北改革开放以来的故事，东北不仅仅是一个地域和故事发生的空间，还是一种美学和情感。

在《故事之外》一文中双雪涛说：“对于写短篇小说的人来说，情节不是最重要的，而是故事之外的东西，比如氛围”。东北文艺被标记出来的独特氛围如北方风物美学、工厂空间，以及潜藏其间的烟火、秘密、伤痕和个人心事等等。当然还包括地域与人格的合二为一，遵守尊严、爱、诚与真的人物形象，这些貌似写实主义的故事，获得超越真实之外的灵韵与光泽。

然而，改革故事还有更加复杂的时代肌理、地域的差异与共性、城乡空间的落差等，整个社会的每一个局部都有具体的个人承担时代。另外，在被此类写作反复使用的材料和叙事语调中，当下正在运转的东北社会是怎样的在作品中几无踪迹，让人担心这样的叙事美学一旦成为主流，会压缩对更广阔生活的深入和表达。

广大、普遍、深沉的情感作为氛围弥漫贯穿故事始终

曾经被表述为阵痛和艰难的早期改革历程，在双雪涛这一代作家的笔下，从外在世界的推演内化为一种深沉的情感，从呼号走向隐忍与承受。这种情感的质地是公共性的，就像巴别尔赞颂过的托尔斯泰小说中的情感，它们是广大、普遍、自然的情感，而不是时髦小说家手中的宝贝糖果。

《平原上的摩西》外层是一个出租车司机连环杀人的旧案，深层的故事则直抵人间至痛。下岗大潮中渐行渐远终究走散的两个家庭，离别的少男少女赶赴一次约定的烟花表演，女孩与父亲因为携带汽油被误成杀人凶手，偶然事件导致后续无法回头的人生。随着案件的破解，故人旧事重又相聚，但此时的人生已经是难以汇合的河流。《跷跷板》中病危的老厂长给“我”讲述了自己隐藏已久的杀人事

件，面临下岗的甘沛威胁厂长的女儿，厂长亲手杀死了他，埋在幼儿园的跷跷板底下。临终前厂长让“我”去重新安葬一下被跷跷板打扰的亡魂，结果在旧厂区发现甘沛依然活着，被挖出的死者骸骨就成了无名亡故者的墓碑。

这种广大、普遍、深沉的情感，放在天平一侧，可以让另一端高高翘起，它们不是刻意的抒情和渲染，而是作为氛围弥漫贯穿故事始终，并潜行于各种细节中。

双雪涛的东北叙事充满了个人化的细节，建立了相较于同类文学作品的独立属性。《平原上的摩西》中多次提到红旗广场，广场要改造，退休老工人无法接受，发迹后的庄德增本来对此事是听之任之的，置身现场后被人群的情感裹挟，特地打车到广场去，那里对他来说就像被遗忘的故乡。红旗广场承载着下一代人驳杂的情感与记忆，也汇聚着日渐分层的人生。《飞行家》中再次出现的红旗广场，是李明奇选择逃离日常生活的地点，代表了宏阔历史造就的集体记忆与价值许诺，与飞行家的梦想有一种强烈的适配感。他们选择在黎明时分的红旗广场出发，最后消失在茫茫宇宙中，有一种奇特的和谐与伤感。

的语调和情感方式，以更个人化的视角将某一时期的东北和改革作为背景。他们的叙事语调中有一种整体感伤的气质，是个人对时代强力和时间流逝的无力感，也是对大历史中个人浮沉的情感抚慰。经常出现的回望者视角，跟原初事件之间建立了安全的距离，而以案件为结构的故事，天然拥有闭环连贯的整体感。当镜头般的语言扫过公共空间如艳粉街、工厂、家属院，从普通人的视角回顾往昔、讲述旧事时，双雪涛频繁使用并不新鲜的多视角叙事。这些故事不是个人故事，而是一个一个普通人的故事，每个人理应有自己的理解、视线、人格、尊严和隐私。

整体伤感和文艺的气质外，双雪涛的叙事中还有来自本土生活的幽默感。《飞行家》是近乎黑色幽默的故事，制造过降落伞的工人李明奇，在碌碌无为一生的结尾，带着失败的儿子和几个志同道合者制造便携式飞行器，进行一次离地飞行。沉重的故事被细碎的对白、错位的人生、郑重其事的细节，调理校正得举重若轻。

日渐模式化的叙事困境能靠影视化突围吗

今天，当我们想到东北的文学形象之时，它几乎等同于双雪涛、班宇、郑执等人所创造的东北。忧伤、苦涩、幽默与距离带来的含糊地带，成为最具公约数的情感美学，在反叙事中成为具有感染性和繁殖性的语法。这使得近期的东北叙事，成为一个远远小于地域和时代转折的概念。北方风物与工厂美学，悬疑故事和社会案件的外壳，在反叙事中，容易建立起情感和反应的固定联系，日渐模式化。

变化势在必行，双雪涛早期的一些篇目已经储备了变异的因子。写于2013年的《刺杀小说家》，展示了双雪涛职业小说家的优良素质，嵌套结构和头尾回环中揭示的命运，让小说变得丰饶而悖谬，有对写作信仰的致敬，也在展示写作面临的各种人生分叉。随后，在《北方化为乌有》中，编辑饶玲玲、小说家刘泳在除夕之夜谈论作家能否超越自己的经验和地域，以及想象与虚构、东北故事与离乡的话题。他们突兀地

邀请写作者米粒一起跨年，三人奇异地相聚，两个小说家拼接并重新想象共同遭遇的北方故事，有来有往地畅谈小说的技法。最后米粒在夜幕中离去，像一场幻梦。

可以看出，与相对统一、具有整体性的东北故事相比，《北方化为乌有》《刺杀小说家》《宽吻》《白鸟》等小说，使用的是另一种统一性，叙事者从外在具体故事的观察者和讲述者转变成内心的扩张主义者和幻想家。故事结构有一种精心设计的人工美，与主要依靠标志性细节和核心情感推动的写作相比，它们更能体现出职业小说家的素养，注重场景化，冲突更加戏剧化。一方面，小说的层次更加丰富，北方生活、传奇、童话、寓言一层层做加法，最显著的是对写作本身的思辨与拆解。另一方面，“作家故事”和文本嵌套频繁出现，为作品增加了一层自我辩驳的实验和游戏色彩，与质朴而笃定的东北故事相比，直抵心灵的情感力量自然要被稀释和涣散。反复使用的嵌套结构好像在为小说家这一职业招魂，随意点缀的托尔斯泰、康拉德、福楼拜、左拉、村上春树、霍桑、卡佛等典故，潜伏着作家对写作手工艺的理解，以及内心对这门艺术的期许。

两种写作类型都保持着简洁的语言和隐喻性的景物描写，但单纯笃定的讲故事者已经离场，重新出场的叙事者表现出更多的抱负，抱负外化为写作知识的点缀和自我辩驳，反而让小说失去实在感，走向一种虚假的宏大和漂浮的丰富。

詹姆斯·伍德对美国作家耶茨有一个残忍的评价：《革命之路》之后的作品令人着迷但并不勾魂摄魄，对作家自己是必须的但对他的读者并不那么重要，读者们永远都会在后来作品的余烬中寻找《革命之路》的火光。在纯文学读者并不云集的时代，无法确凿地概括读者的感受，从东北文学三杰（双雪涛、班宇、郑执）的最新作品出版及其社交媒介上的读者反馈，可以看到东北文艺复兴作为一个高光的文学标签或者一种有效写作范式，实际上也在面对同一个问题。也许与大众建立链接的影视化是另一条出路，毕竟他们不约而同地走向了这一方向。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书间道

与木叶的交往不是很多，在我印象中，他是一个比较安静、书卷气十足的年轻人。当然，安静有时是别人的错觉，或许看上去安静的人，内心世界中却是激情澎湃的。木叶这个笔名，我觉得很好，好记，又不怪，也很有味道。可以理解为是树木之叶，但似乎又指向了一个季节——大约在秋天，无边落木萧萧下之时，枝头上仍会看到的那片倔强地存在着色彩斑斓的孤叶。同时，“木叶”也是大自然恩赐给人类的一种乐器，不用任何制作，就可以吹奏出美妙无比的乐曲。

当拿到木叶送给我的《那些无法赞美的》这本漂亮的书的时候，打开一看让我感到惊奇的是，他居然在扉页上题写了一句我的诗：“人在一夜间能够做完上千个梦”，想不到木叶还读过我的诗。

行内的人对书刊杂志不能谈“以貌取人”，挑剔与苛求是一定的。我是特别喜欢《那些无法赞美的》装帧设计的，开本也刚刚合适。这本书的书名特别有味道，能引起人忍不住要马上去读的欲望。在这本书的后记中，作者说原想用“少年心事”做书名，后来还是放弃了。真是庆幸，现在这个书名比“少年心事”不知要好多少倍、大多少倍。就是我等平时酷喜平实的人，也可能让思绪跟着“那些无法赞美的”偶或飞翔一下。

《那些无法赞美的》在文体意义上说完全获得了某种解放感，那些关于诗、散文、随笔、日记等等的分界都像“红玫瑰、百合、马蹄莲、还有郁金香”一样只服从于阳光和水。而另外的“月供、北京、盐、鸡毛菜想你”在锻造生活的过程中也转化成一曲音乐、一声细语和一个象征。

从兰州到温榆河进入北运河而南下，从天子脚下到十里洋场，一条求学之路和爱情之路留下的轨迹，都被诚实地记录下来，让人在“宇宙的郊区”成为了人类学笔记。

这本书是作者献给自己的哥哥刘海涛的一份珍贵礼物，哥哥当年写下“少年心事当拏云”时，给了木叶震撼的同时，也让他有了对“一星如月”的向往。在相濡以沫和相忘于江湖之间，木叶总会想起马群的诗句：“我最喜爱的不是白，也不是绿，是山顶上被云脚所掩盖的透明和空无。”

在读《那些无法赞美的》这本书时，觉得木叶的审美意识中是包含着“物哀”因素的。不论是写到亲人，还是朋友，写到历史，还是禅学，写到江湖世界，还是一草一木，莫不是在真情流露中，浸透着幽幽的感伤。他的文字总是被“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的情绪笼罩着，将一个人的内心世界率真地敞开，让你与他一起体悟时间的流逝、生命的短暂以及世事变迁，“无与悲别通向一切”。

透过他对“浪漫”和“烂漫”的辨析，对“凌波微步，罗袜生尘”的考证，对格律诗与新诗的形式与内容关系的探究，读者会获取到许多认知上的洞见。一个作家风格的形成，在德勒兹看来，是需要掌握某种对语言进行“不可思议的处理”能力的。

木叶在汶川大地震发生后的第四天就以一个志愿者的身份奔赴灾区，参与救援，这段经历，形成了《那些无法赞美的》书中的“死生”篇。目睹灾难，木叶牢记住临行前一个女孩的叮嘱：“善待血与泪。”他感同身受地认为：“无论谁死了，都是我们自己生命的一部分在死去。在十多天的行程中，他看到了生命的脆弱，感受到了废墟的恐怖，也发现了一个婴儿的新生。或许基于此，他把这篇日记的题目确定为“死生”，而不是“生死”。

《那些无法赞美的》后记中对书名是这样诠释的：“至于无法赞美，可以指无从赞美，没有能力赞美，也包括无需赞美、不要赞美、不应赞美，还隐含理（被）赞美却未（得到）赞美之意，甚或不得赞美不准赞美不许赞美，正向的力中兼有旁逸或逆向的因子，心绪是有几分复杂的，这一切的总和奔突聚变为‘那些无法赞美的赞美着世界’。”这既是这本书的主题，也是一种思辨的哲学。

一些繁琐的事物锻造着生活

——读木叶《那些无法赞美的》札记
宗仁发

（作者为《作家》杂志主编，吉林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